

1 最后一颗子弹

51 撒谎的村庄

115 号手

155 红草莓

..... 目录

马一武不知道，但他知道他现在要去的山洞，空阔而有暖温，它像一个家，因为那里住着他的父亲、侄子，住着如今是他嫂子的宋逸琴，当然把自己心爱的女人横刀夺去的哥哥也会住在那里。他们像被抛在荒野的鸡雏，都让他揪心。

最后一颗子弹

进剿大明山马匪的战斗已经打了五天，依然没有攻下来。

团长孙发看着不断从山上抬下来的伤兵和尸体，嘴里喊叫着，手脚舞来动去，像愤怒的教练，恨不能亲自赤膊上阵。

团参谋郭小东看着急疯了的团长，递过水壶。“团长，这不是办法。”他等孙发喝了一口水后说。

孙发瞪着参谋：“什么是办法？你说。”

郭小东摇摇头，像一个只知道答案错了却没法纠正的学生。

孙发把水壶扔给参谋，说了一句：“去数一数，还有多少人。”

孙发坐在团部门口卷烟、抽烟。一个被抬过面前的伤兵突然从担架上支起脑袋，臭了一句：“会不会打仗呀你？”

要在刚才，孙发非火了不可，但现在他只能忍气吞声。他把烟塞进伤兵嘴里，让他狠狠抽了一口。伤兵吐出一口浓烟，瞪着团长，又想臭骂，像不过瘾似的。抬担架的民兵赶紧把人抬走。

孙发屁股又往石头上一坐，感觉从未有过的窝囊。

他从十七岁参军打仗，打了十年，从东北打到西南，纵横五千里，从士兵当到团长，砍过日本鬼子的头，还亲手俘获过国民党集团军中将副司令。自从过长江以来，他还没打过败仗。可是现在，最多只有三百人把守的大明山却久攻不下。马一文，马一文！孙发心里狠狠地咒着这个名字。

“团长，团长！”

孙发听见参谋叫他。他看见参谋手里拿着一份报纸，像看到什么喜讯似的激动。

郭小东：“我有办法了！”

马一武坐在一辆吉普车上，被送到 139 团团部。

他站在孙发面前，孙发看着他。

孙发首先盯着架在马一武鼻梁上的一副眼镜，像盯着两个洞眼的井盖似的。他想像井盖里边的窟窿能出来什么东西，管什么用。在军队里，他其实最看不起的就是戴眼镜的人，这些人跟娘们一样，就是娘们。写字，演戏，鼓吹，这些都是他们该干和能干的活。他们要是上战场，准吓得屁滚尿流。

但现在他不能小看马一武，他得重视他。团参谋郭小东从报纸副刊上发现了这个人，准确地说看见了这个名字，他像捡到了寻宝图似的向团长宣扬，说这个人一定能用，因为他已查明，这个人是大明山匪首马一文的弟弟，现在在军政治部，当文化教员。

“知道调你来干什么吗？”孙发说。

马一武摇头。

孙发指引马一武看着窗外抬过的伤兵和尸体，说：

“都是你哥干的。”

马一武敏感地看着团长，那眼睛里的意思是：我哥是我哥，我是我，我哥做的事，为什么要跟我说？

孙发这时盯着马一武别在左胸衣袋里的一杆笔，他把笔抽了出来，交给马一武，说：“你给马一文写一封信，劝他投降。”

马一武看着笔，不吭声。

孙发说：“我看过你写的文章，挺动人的，就是有很多字我不认得。”

马一文看着弟弟马一武的亲笔信，边看边笑，最后笑出声来。他的笑声回肠荡气，连洞外的人都听得见。

马一文的老父、老母愣愣地看着大笑不止的马一文，正在和四岁的儿子玩耍的宋逸琴也和儿子一起，住手看着马一文。他们想弄明白，连月来愁眉不展的一家之主，怎么突然间有了笑声？

马一文说：“一武的信，我给你们念念呵。”

马一文清了清嗓子，侧重地念道：“亲爱的大哥，……他是写亲爱的，又删掉了。大哥，全国已经解放了，蒋介石跑去了台湾，继续与人民为敌是没有出路的，只有放下武器，弃暗投明，才是生路。……投降吧，大哥。爸爸妈妈现在在家，被照顾得很好，等我有空一定回去看望他们，相信他们也一定和我一样，希望你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……我现在就在山下……”

“一武！”正在听信的老母亲突然一叫，往洞外跑。她踢着一块石头，追她的人来不及伸手，她倒在了洞里。

安葬好母亲的马一文走回山洞，看见坐在巨石上搂着儿子朝山外凝望的宋逸琴。他爬到巨石上，也像妻儿一样凝望。

马一文：“一武在信里没有提到你。”

宋逸琴不作声。

“他不关心他大嫂，”马一文说，“他也不关心他侄儿，因为他不知道，他有个侄儿，都四岁了。”

在山脚踱步了两天的孙发终于等到一封从山上下来的信。信的内容很短，像电报似的——

我投降。马一文。

但是送信人的话却有一箩筐，他一股脑儿倒了出来，容不得对方插话。

送信人是马一文的二把手，也姓孙，叫孙达华。国民党军 183 师副师长，这从他出示的胸牌与解放军掌握的资料对照，得到证实。孙达华既是信使，也是谈判的代表。

孙达华反复强调说，183 师余部分两次投降，待第一批投降人员确定受到优待后，留后人员全部投降。

“第一批投降人员，我做领队。”孙达华说。言外之意，马一文不在第一批投降的人员里。

即或如此，孙发觉得已是有所进展，毕竟国民党对共产党隔阂太深，毕竟马一文是一个匪首，他对共产党的诚信心存疑虑，是不难理解的。

孙发一面把马匪将分两次投降的情况迅速上报，一面妥善安顿马一文的来使孙达华。他请孙达华共进晚餐。两个目前虽然还在不同阵营的人，因为同一个姓

氏,交谈得较为平易。

“孙团长今年贵庚?”四十好儿的孙达华说。

“二十七。”

孙达华啧啧惊叹,“想不到孙团长这么小就当了团长。我二十七岁的时候,才是个排长哩。看来当共产党就是比当国民党有出息。”他说,手上的筷子夹着一块大肉,忘了往嘴里放。

孙发连忙纠正:“哎,我们共产党人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。”

“对。”孙达华说。

孙发说:“你吃肉。”

“哦对。”孙达华把肉放进嘴里,过了两下牙齿,吞了下去。

“好久没吃上肉了吧?”

“对,”孙达华说,“孙团长是哪儿人?”

“东北,黑龙江。”

孙达华眼睛一翻,“那我们可是老乡。”

孙发看了看孙达华,“听你的口音怎么不像?”

孙达华说:“祖籍东北。在南方长大。”

“哦,”孙发点点头,“跟马一文干了多久啦?”

孙达华想了想,说:“不长,四九年整编的时候,才在一起。”

“你对马一文多少也是了解的。”

“那是,”孙达华说,“师座……不不,马一文是个谨慎的人。从投降这件事情上,就能看出来。”

孙发盯着孙达华:“你肯定他是真投降吗?”

孙达华把饭碗一放,“肯定,”他说,“他原来是有些

想不开,以为不打也是死,打嘛兴许……后来看了你们送上来一封信……”

孙发这才觉得餐桌上应该还有一个人。

马一武被叫到团长面前,立正敬礼。他虽然从军部下来,但是论职别,他比团长小。即或不比团长小,马一武心里也会觉得卑微,因为他对领兵打仗的军官总是十分敬畏。在军部里,他每天不知要给多少人敬礼,那些进进出出军部的人,有谁不是冲锋陷阵过来的战将或英雄?敬礼是马一武的爱好。他每次站在讲台上,上课下课,他都要敬礼,因为听他讲授的那些学员,都是一线的指挥官。他们有的进来的时候可能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,但是从军报上却经常看到他们的战绩。在这样的人面前,马一武岂敢以老师自居?尽管他们也都叫他老师。越叫他老师他越是恭敬。就是对待饭堂里的炊事员,马一武也是彬彬有礼,说不定给他分菜的那一位就是用扁担抡倒过三个日本兵的老英雄呢。

团长孙发回敬一个礼后,请马一武坐。马一武不坐,他说他已经吃了。孙发说坐,吃不吃由你。马一武坐。饭桌上有一双没有人动的筷子,马一武也没去动它。

马一武从立正到坐下,孙达华一直在怔怔地看着他,像傻了一样。

孙发看孙达华的眼色不对劲,说:“认识?”

孙达华想摇头又不摇头。

孙发说:“马一武,马一文的……”

“啪!”孙达华未等孙发说完,扇了自己一巴掌,眼眸活泛起来,像开了窍似的。“我就纳闷,怎么那么像呢?”他说,又看着马一武,“像,太像了!”

孙发看着马一武：“是双胞胎吗？”

马一武说：“我比我哥，小四岁。”

马一文首批来降的队伍不到一个排，他们从山口向山边的解放军走过来，双手把枪举过头顶。

孙发看着放下的十几条枪，问领队来降的孙达华：“就这些？”

孙达华说：“还有，后面还有。”

孙发看着表，等了二十分钟，还不见山口有人露头，他看着孙达华。

孙达华说：“可能是走不动了，都是一些伤员和老兵。”

孙发说：“你怎么不早说？走，去看看。”

团参谋郭小东拉了拉团长，示意不要进山，以防有诈。孙发领会参谋的意思，但是没有理睬，他召唤了两个班的人，带上担架和卫生员，跟着孙达华往山口走去。

郭小东往团长前面一拦：“要去我去。”

孙发看着郭小东：“一起去。”

郭小东跟着团长走了几步，又跑回来，扯上了马一武。

孙发站立在山口，从望远镜里望见对面的山坳，站立着五六个老弱病残的匪兵，他们把枪当成拐棍，在山影中如石雕一般。他招呼队伍继续前进。

停留在山坳的匪兵看见解放军，把枪放下，摞在一起，像柴堆一样。他们退后站着，离枪远远的，等着解放军过来。

解放军摆开担架,把看上去残的病的先往上放。卫生员打开药箱,蹲下进行诊视。团参谋转来转去,警惕地看着四周。

孙发顺着参谋的指引,望见山谷中还有一拨人。他利用望远镜,清楚地看见七个缺胳膊断腿的匪兵,瘫倒在谷底喘息。看上去他们伤痛难忍,是彻底地爬不上来了。

孙发二话不说,带头下山谷里去。团参谋郭小东赶紧挟着孙达华,跟随下去。他拔出手枪,枪口在孙达华脑袋后晃动。两个班的战士,只留了几个在山坳看守,都跟了下去。

郭小东回头看了看,见马一武就在身后。他朝马一武笑了笑。

孙发一行下到谷底,山坳上响起了枪声。

三个解放军像三根原木从山坳滚下来,成了尸体。

孙发意识到中了圈套的时候,已经太晚了。

七个歪倒在地的匪兵,一听见枪响,缺胳膊断腿的地方全长出胳膊和腿来,像猴子似的翻到石头后,抽出石缝里的枪支,对准解放军。

四面山坡同时还冒出一百多人,像铁箍似的将不到两个班的解放军团团围住。

郭小东用手枪枪口抵着孙达华的脑门,这是惟一有可能虎口脱险的机会。

孙达华笑了笑,看上去比解放军还临危不惧。“我数到三,你还不开枪,有人也会朝我、你开枪,”他说,“因为第一,我不怕死,第二,马一文不怕我死。我们死了,后面的人都跟着死。我现在开始数,一,二——”

郭小东把枪口从孙达华脑门挪开，一匪兵紧接着把枪给缴了。

孙达华看着郭小东，食指和拇指伸直，对着自己脑门，说：“你不该用枪抵着我的脑门，你错了，一开始就错了，”他食指拇指一转，指向马一武，“你应该用枪抵他的脑门，那才对。马一文决不会让他死，因为他是马一文的弟弟。”

郭小东看着马一武，走了过去。他摘下马一武的眼镜，瞪着马一武的眼睛。马一武眼眶凹陷，视觉模糊一片。

“叮当！”马一武听到一声脆响，是金属架和玻璃破裂的声音，然后他听到团长孙发喝道：“郭小东，你搞什么乱？”

马一武重新看见东西的时候，人已经站在了山洞里。有一个人过来把蒙住他眼睛的布带揭开，还把眼镜给他戴上。他的眼镜并没有成为碎片，只是裂了两个口子，像两道伤疤。镜片的裂缝使他的视线受些妨碍，但仍然能看清人。

他看见哥哥马一文就在眼前，眼镜无疑是他给戴上的。

马一文看着马一武，从上到下看了一遍。他的眼神情意绵绵，露着兄长的柔肠。

马一武也看着哥哥。两兄弟互相看着，都不说话。

马一文忽然闪身，魁梧的躯体像一道门一样豁开，使马一武看见了老态龙钟的父亲、窈窕静默的宋逸琴，以及未见过面的侄儿。

马一武狠狠吃了一惊,因为父亲就在眼前,使他信中关于父母在老家的谎言不攻自破。他感到脸热,像被打耳光似的。

马一文笑了笑,用手拍了拍弟弟的肩膀,说:“我带你去看妈。”

马一武想不到他的妈妈已经躺在了坟墓里。他跪在妈妈跟前,其实永远都不能看见妈妈了,因为他不能扒开坟墓的泥土和石头。泥土和石头都是新的,一棵草都没有长。只有密密麻麻的蚂蚁在坟墓出出进进,像进攻和凯旋的军团,登上坟前的祭品,把饭粒像巨石一样撬下,然后成群结队地搬运着,带进坟墓里,送给母亲。

马一文说:“你的信中有一句真话,就是这句话害死了妈。”

马一武一怔,想了想,想不出真话是哪一句。他抬头愣愣地望着哥哥。

“你不能不说你就在山下吗?”马一文说。

这个时候,泪水从马一武的眼睛流了出来,像从漏洞中滴落的雨。他连连给母亲磕头,飘洒的泪水弄湿了他的镜片。

马一武在哥哥的拉扯下站了起来,像个傻子似的走在山路上。两个匪兵护着他,怕他一脚踩空掉下陡坡。马一文走在前面,不时回头看一眼弟弟。他有五年见不着弟弟了,不仅见不着,连音讯也没有。但是弟弟参加共军他是知道的,连白崇禧都知道。有一次白崇禧宴请桂军团以上军官,敬酒来到马一文这桌,和全桌的人干杯后,突然盯着马一文,说:“你老弟有你这块头吗?”马一文一愣,摇摇头。白崇禧说:“我们的队伍支支

兵强马壮,为什么就是打不过共产党?”马一文慌忙说:“我和共产党势不两立!”白崇禧见马一文着急,笑了笑,过来拍了拍他壮实的肩膀,像是鞭策,又像是抚慰,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。马一文诚惶诚恐了好些时日,直到被提拔当了师长,才觉得白崇禧并不在乎他有个当共党的弟弟。他由此对白崇禧很是感激,惟白崇禧之命是从,尽管此时的小诸葛已被老蒋从国防部长降为华中“剿总”总司令。或许正因为如此,白崇禧才对嫡系的桂军军官更加信赖,大张旗鼓地提携重用。马一文的183师听从白崇禧调遣,从武汉到长沙,从衡阳到桂林,一路南撤,都是留后担当抵挡的任务。白崇禧逃到海南岛了,他还在桂中一带顽强抵抗着,像一头困兽。最后不得已退进深山老林,凭借狭关险隘,盘踞固守。

“一武,”马一文停步叫唤弟弟,指点着周围嵯峨险峻的峰峦,“你看看,要削破这些山头,得打多少炮弹?打多少年?”

马一武不看,也不吭声,他超过哥哥,走在前面。马一文跟着弟弟,冲着弟弟的后脑勺说:“我带你去看看我们储藏了多少粮食!”

马一武停下来,回头瞪着哥哥,说:“你把孙团长关在什么地方?”

孙发被绑在粮食上,就关在储藏粮食的山洞里。其他俘虏跟他一样,每人都和一个一百多斤的米袋捆在一起,双手反剪,屁股着地,两脚前伸,并用麻绳系紧,这么重的束缚要脱离简直比登天还难,除非马一文同意释放。

但马一武释放孙团长等人的要求得不到哥哥的答应，他先是和谈，而后是警告，再后面则变成了求饶，但哥哥始终没有松口。

马一武努力无效，要求哥哥把自己绑起来，和孙团长们关在一起。马一文看着弟弟，笑了笑，说：“我还没有毒辣到大义灭亲那一步。”

马一武一屁股坐下，靠着一袋粮食，一副禁闭自己的架势。马一文蹲下来，说道：“你不想做叛徒，我知道。我也不想让你成为叛徒，因为你已经做过一次叛徒。现在看来我们家出了你这个叛逆，还是一种福分，因为只有你能活命。”

马一武说：“哥，你只要投降，一样能活。”马一文笑笑，摇摇头。马一武说：“真的，不信你问孙团长，他可以保证。”他朝孙发看去，“孙团长，你说呢？”

孙发狠狠地瞪着马一文，因为他中了圈套和埋伏，还在恼羞成怒。“只怕现在投降，已经晚了。”

马一文站起，到孙发跟前，蹲下撩了撩他脚腕上的绳扣，说：“我压根就没打算过投降。你以为把我弟弟弄来，写一封信，就能把我打动？共产党里聪明人不是很多吗，怎么让你这样的小毛头来和我斗智斗勇？和我斗，你还嫩点。”孙发不甘示弱，说：“你厉害，把队伍拉出去决战呀？别躲在山里做缩头乌龟！”马一文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说我是缩头乌龟，那么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算什么？你这不是骂贵党的领袖吗，你？”孙发说：“跟我们毛主席比，你也配？”马一文说：“我不配，可是我现在的处境跟你们当年毛泽东一样，我在效仿毛委员搞根据地，等待蒋总统反攻大陆，和我会师。”孙发一听，也

像马一文一样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就凭你百把条枪？还有这几斤粮食？做梦吧你！”马一文打开一袋粮食，抓了一把，掌开在孙发眼前：“好好看看，这是种子。”他空着的一只手指着洞里的火把，“那是火种。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？”孙发连续被马一文奚落，感觉好像龙遇浅水遭虾戏一般，窝囊透了，他朝马一文啐了一口唾沫，算是回答。

马一文居然也不生气，把种子放回米袋里，掏出手帕擦了擦被污秽的脸，然后转头走向洞口。两个匪兵拉起马一武，像狮子衔一头鹿似的，也往洞口走。马一武拼命挣扎。

“马一文，我操你老妈！”

一声斗胆的叫骂，像一记巨雷震彻山洞，使所有的人目瞪口呆，连扭动着的马一武也镇静下来，寻视着骂娘的人。

马一文先是被叫骂喝停，然后回转身首，凭着对声音的感应，准确地走到骂娘的人面前。他弯下腰，盯着郭小东的嘴。

郭小东的嘴悠然静默，像便后的肛门。

“你是不是我爹？”马一文说。

郭小东：“你没爹。”

“也就是说你不是我爹，”马一文说，“那为什么要操我老妈？”他眼睛一红，便开始发润，“我妈已经死了，你还不放过她么？”他拔出手枪，抵着郭小东的脑袋，“你摔了我弟弟的眼镜，我放过你。但你操我妈，”他看了一眼马一武，“操我们妈，我只好让你死在我前面。”马一文拉了拉枪栓，让子弹上膛。

见识的新书,对马一武不无诱惑。在父亲、哥哥的鼓动、引导下,马一武尝试着这些美味。

但马小文却对这些野味不感兴趣,山林美食对四岁的小孩已俨然是家常便饭。他紧闭着嘴,对母亲送到嘴边的食物拒绝纳入。偶尔被母亲塞进一口,他就含着,不下咽。这种拒食的方式使母亲无从着手,变得越来越不耐烦。

宋逸琴终于发火了,她把碗筷重重地往桌上一搁,吼了儿子一句,紧接着把儿子从凳子拽下,打了他一下屁股。

马小文龇牙咧嘴迅速哭了起来,其实从妈妈搁碗筷的时候他就为哭做好了准备。他的哭声很大,几乎是声音的极限,而且哭一声变两声,因为声波打到山洞的石壁上,反弹回来,又形成一次哭声。一劳多得的马小文之所以不怕挨打地制造哭泣,无非是想引起叔叔对他的注意。

叔叔果然重视他了,在宋逸琴对他屁股第二次打击的时候,马一武把侄子拉了过来,放到自己的膝盖上。

马小文立即就不哭了。他安坐在叔叔的膝盖上,像一尊小佛。父亲、母亲、爷爷的眼睛都看着他,又互相相觑。他们想不到这个小佛爷对初次见面的叔叔竟是如此的亲和!就是看见好玩具也不会那么快就喜欢上的。但叔叔显然不是玩具,他肯定比玩具好玩。

叔叔的手指动作起来,在油灯光照下做动物的造型。灯光把造型映射到洞壁上,形成很大的影像,让童蒙的侄子,看得口水直流。